

光抱一个大腿还没用,还得再找一个

6

职场小说



南希言 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于身在职场中的奋斗一族,尤其是那些刚刚踏入社会不久,渴望迅速功成名就的青年人来说,更要懂得竞争的必要性与策略性。本书通过小说的方式讲述了3个大学毕业生从实习生一步步走向公司高管的办公室潜伏竞争的故事。在7年职场摸索的道路上,他们慢慢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和体会得出了“抱老板大腿”在通往成功道路上的重要作用。从他们的每一段故事中,也总结出了抱老板大腿的一条规则。

[上期回顾]

三位新人看到上司也去抱更大的领导的大腿,于是也开始学着抱大腿,却没想到初次尝试就被警告了。

当晚的工作例会上,甄澜像犯人一样被罗寅、亚敏和子杰盯了半天,甄澜缩着脖子听他们三个发完牢骚后说道:“我早就说过了,我们的部门不一样,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李二为是挺厉害的,但我哪儿知道他和王靳两个人能好到这个地步,居然会把投靠自己门下的人推给对方!”

子杰拍着桌子说道:“你总说情况不一样,问题是到底哪儿不一样呢?你抱副总大腿没事,为什么我们抱李二为大腿就被蹬了呢?对了,你上次还说你们副总和李二为是一条船上的,他们两个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甄澜平时最见不得子杰这种沉不住气的样子,她也拍着桌子喊道:“当然不一样!我们是管人事的,人事是干什么的?就是一堆行政杂活,给你们干业务的打扫卫生的。我当初之所以选我们副总去靠,那是因为我们组长就是一个传话器,没有实际的大权。你们不一样啊,你们组长是有实权的,他可以决定什么单子给你们,什么单子不给你们,所以你们隔着他去巴结他的顶头上司,这不是两面不讨好嘛!”

子杰听了觉得很是有理,正要放软了态度去哄哄甄澜,转而一想又不对了:“哎,这会儿你怎么说得头头是道,那天帮我们出主意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甄澜,你是不是故意要我们啊?你坑我无所谓,你不能坑老罗啊,他是多么老实的一个孩子,这回做了我们的替罪羊了。”

“我不是也刚刚才意识到吗?”甄澜委屈地说着,“我没事坑你们干吗?也不想,当初你们被王靳欺负,是谁提醒你们的。真是狗咬吕洞宾。”子杰见甄澜有点急了,心立刻就软了:“得得得,算是狗好不好,您大人有大量,别见怪啊。”

亚敏看子杰和甄澜这对欢喜冤

家折腾完了,开口道:“行了,我们还是静下来想想下面该怎么办。不然落下笑柄。”子杰笑道:“哎,就为了这点事,把爷爷我折腾成这样,真累!想当年,我爷爷可是在日本鬼子的刺刀面前都不低头的。”

“行了!你还有工夫要贫嘴。”甄澜狠狠给了子杰一掌,扭头对罗寅道,“这世上哪有得罪领导的下属?其实领导和下属闹得不愉快都是正常的,就像两口子拌嘴打架一样,回头还得照样干活。你们找李二为无非是想多了解上面的想法,多捞点好处,这种想法王靳不会不理解,他既然能直接提醒你们而不是背后拆你们的台,证明他们不想给你们穿小鞋。反正你们现在能做的、该做的,就是去抱王靳的大腿,积极向你们组长看齐,所以就别在乎什么大人小人的了。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呢?脸皮厚点,就不会受伤啦。”“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我们还是没逃出王靳的掌心。”子杰拉长了叹气声。

于是隔天起,罗寅、亚敏和子杰轮番上阵,一个接一个地去找王靳。他们既不说什么家常,也不谈心,就无事地拿个单子,也不管这单子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反正逮着机会就向王靳请教,只要有点问题都请王靳做主。王靳自然知道这三个人的意图,反正也不必点破,他们来问,能回答就回答,不需要回答的就推了。子杰有两次问了特傻的问题,他照样劈头盖脸说了一顿。不过,组长和组员四个人都心照不宣,工作气氛似乎回到了刚开始的那样,一切按部就班,风平浪静。

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三个人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中似乎有了新的发现。同事们其实都在跟着王靳走,他们都老老实实地抱着王靳的大腿。或许,在第四小组的办公区域里的每个人,曾经都犯过罗寅他们三个人的错

误,所以才能面对之前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表面上的言论。弄清楚这些的时候,罗寅他们才彻底体会到“人心险恶”四个字的含义。这些同事表面上没有人专门挖陷阱坑害他们三个新人,也没有做什么落井下石的事情,但他们看到罗寅、亚敏和子杰一次次次碰壁后,他们不点破,就让他们自己摔了跟头再长记性。

变化总是出现在不经意的時候。罗寅最初关于岁时公司人员变动的担心成为了现实,不过这次倒不是大批量走人,只有一个人走了——余宏。余宏本来是二组组长,但因为一直受王靳打压,二组后来解散了,余宏就被李二为随机安排到了第一小组,他心头满是怨气。最后只好辞职了。

三个人得知后免不了有一番感慨,一面怨愤着职场上这些看不见的杀人武器,一面庆幸自己找到了能够依傍的力量。罗寅却说:“我还在想一件事,我们现在是抱住了王靳的大腿,可这个局面能维持多久呢?王靳现在是四组的组长,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三年多了,他还能当多久?他会不往上爬吗?你们仔细琢磨琢磨,自从销售总监杜允鸣来了之后,华北公司和北京公司在领导层的关系网上算是断裂开了,杜允鸣搞什么公平竞争的东西不过是小菜一碟,他是销售部的总监,销售部就是要挣钱的地方,他会没有别的计划?从目前情况来看,杜允鸣一定会在华北和北京两个公司做点大事,人事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不然二组怎么解散了?甄澜他们那个负责招聘的副总怎么走了?”

甄澜警惕起来:“你的意思是杜允鸣还会动你们销售部的人事职务?这个倒是真有可能,就这两年,哪个新官上任不是三把火,总有一把火是留给人事职务的。”“如果杜允鸣要动我们的人事,那该怎么动呢?李二

为已经是销售部总经理了,也算是顶峰了,动不了,那么就只有王靳了。”亚敏猛地一拍桌子,“这家伙肯定要混个副总当当吧。哎呀,说不定就是过了春节的事,等过了年,一开工,正是升职加薪的好时候呢。”

子杰郁闷了:“不会吧!我们刚刚抱上,他抬腿说走就走啊。那我们到时候岂不是还得重新再找一个?”罗寅依然很深沉:“这样不是办法,我始终觉得我们有个很要命的弱点,就是我们除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对销售部其他事情一概不清楚。其他小组里都有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关系怎么样?这些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抱住王靳是没错,但还得再找一个什么人,不一定要抱什么大腿,只要能从这个人身了解到销售部的情况,也就不至于坐井观天了。”

“嗯,这是个好点子。”亚敏说着又看甄澜,“甄澜,你知道咱们销售部里面谁有潜力股?”甄澜托着下巴想了半天:“我说不准。要是从业绩上看,其他三个组的组长都差不多,就是原来五组现在二组的组长周盛彬稍微差点,但他不太一样,他基本上是靠小客户拿业绩。一般李二为掌握的好单子都是大客户,所以王靳凭这个拿头彩不稀奇,其他组多多少少都沾些光。只有这个周盛彬,总是靠着小客户的单子拿业绩,很简单,我觉得四个组长里面就他的业绩最硬。不过,他已经是组长了,也没必要把他调到四组来啊。”

议论就这样终结在周盛彬身上,于是第二天,子杰趁着吃午饭的时间段王靳不在公司,借着手上两个小客户的单子找到周盛彬向其讨教,谁知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两个人就聊上了。周盛彬的行事作风果然很合子杰的胃口,两个人同是北方爷们儿,做什么都直爽利落,不玩阴的。

中日混血的韩霜考上了满意的大学

1

纪实小说



郝在今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骇人听闻的密战真相、刻骨铭心的跨国情感,本书表现中国乃至世界密战史上最为特别的真实战例——日本高级间谍,暗中支援中国抗战,提供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战略情报。

这匪夷所思的传奇故事并非虚构。日本人中西功为何甘当“卖国奴”?中国人郑文道为何甘愿自杀护友?化敌为友,化友为我,东方智慧造就东方大谍,东方大谍创造密战奇迹。

本书揭示了高级情报战的专业技巧,剖析了跨国间谍的隐秘心理,在众多谍战作品中独具一格。2011年是珍珠港事件70周年,2012年是中日建交40年,本书出版恰逢其时。

姑娘韩霜,芳龄十七,居然幸运地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1931年的中国,高等院校屈指可数,一个省也就一两所。上小学等于考秀才,升中学相当于中举人,考上大学那就是皇帝殿试的进士。大学生!毕业就当公务员,最次也是小学校长,一生无忧。

只是这二十世纪的大学学费太高,乡绅富户只能供养中学生,大学生那得是殷实商家,以韩霜的家境,着实勉强。可韩霜不干,她老爸砸锅卖铁也得供我上大学,上大学就是姑娘我一生的前程!书香门第的老爸,当然不能反对女儿上大学。听说有种叫师范的学校,不但免除学费,而且供应食宿。可老妈不干,那师范生毕业只能当小学教师,我家女儿将来可是要做公务员的!全家相争,这高考择校,就成了韩霜跳不过去的龙门,除非这天下有个减免学费又不是师范的大学。

这学校还真找到了。韩霜万里迢迢到了上海,怀着老妈的期望,满上海寻找自己的学校……眼前一幢宏伟的大厦!一、二、三……四层?韩霜的家乡,最好的房子也只有两层,谁能住进这么好的房子呢?黄包车停下了,原来,这里就是韩霜要找的学校。这学校尊贵,黄包车夫不敢进门,放下皮箱拿了车费,赶紧溜到一边去。望着这最贵的大厦,韩霜的眼睛贼亮。贵怕什么?我考你这个学校,奔的就是这个贵。灰姑娘韩霜,勇敢地提起自己的皮箱,身份低怕什么,里面有白马王子等着我呢!

蹑手蹑脚走进门洞,那感觉就像灰姑娘溜进宫廷舞会,又胆怯又兴奋。刚走过门楣,就有许多男生前来迎接新生。这么多男生!眼花缭乱的韩霜,抑制着激动,偷偷打量,只见来人中有个男生相当突出,头短脖子粗像只豹子,足以保护柔弱女生。

这种男人我喜欢!韩霜主动迎上去:“学长好——”那男生的笑脸立即

变成苦脸,眼睛也故意避开,仿佛看到个丑八怪。韩霜的心顿时凉了,灰姑娘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你得有本钱。看看身边的女生,个个如花似玉,而韩霜自己,瘦得像个竹竿!一个满脸沧桑的男生过来,为韩霜提起皮箱。韩霜和皮箱被送到“中华寮”,中国学生集中居住的宿舍。花岗岩大厦背后,隐藏着一个狭小的石库门院落,华生男女总共不过几十人,六人一间,可怜兮兮。

原来,这是一所中日双语学校,既有华裔学生,也有日籍学生。韩霜进门说了汉语,于是被那个日籍男生拒绝。皮箱进入石库门了,韩霜还是不想进去,回头望望,前面就是那花岗岩大厦,那里是日籍学生居住的“日本寮”。韩霜这个后悔啊,后悔进门打招呼没说日语。

韩霜的老爸虽然是中国人,老妈却是日本人。老爸年轻时留学日本,不但拿回了当外交官的资格,还娶回个日本老婆,成为四川小镇的一段佳话。来自东洋的老妈,教会女儿说日语;出过东洋的老爸,为女儿选择了中日双语学校;眼看女儿又要续写佳话,谁料想这双语学校还有双重待遇。姑娘韩霜,中日双语,为何不能住进那花岗岩大厦?

那开学典礼暨三十年校庆在大操场上隆重举行。来宾个个身份显贵,却人人谦恭有礼,大家都是校友。现任校长洞井先生,巍然屹立在主席台中央。黑框眼镜,一副大学者派头。洞井先生熟练地使用日中两种语言向全体与会者特别是新生,讲述本校的光荣历史。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创建于公元1901年。那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那年,富于远见的东京政治家,在上海创办双语学校……学生队列中,韩霜有些诧异,北京、东京、上海?那可是两个国家的城市啊。日本人干吗花钱到中国办学呢?中国也去日本办学吗?

“国策学校!”洞井校长慷慨激昂:“我们东亚同文书院,不是一般的私立学校,我们隶属于大日本帝国外务省,我们的毕业生,必将进入政府的外事机构!”外交官?那可是韩霜最向往的职业!要不是老爸当了外交官,就不会娶回日本老婆,没有日本老妈,哪有韩霜自己。

“误判!”洞井声色俱厉,“错误的判断,乃外交之大忌。”全场无不动容,韩霜吓得不敢喘气,这校长说什么严重的事情呢?洞井的语气又缓和下来:“国家之间,就像邻里之间,本来应该亲善相处。可是,为什么又会打仗呢?就是因为对方误判我的意图。比如说,清朝就经常误判日本,以至于发生甲午大战。而日本呢?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克服误判。我们同文书院之所以设在中国的上海,就是为了就地了解中国。”

台上的校长明察秋毫,早已看到学员的积极反应。“你!”洞井的手臂突然指向韩霜,“你要成为中国官员中的知日派!”“你!”洞井又指向韩霜身旁的女生,“你要成为日本官员中的知华派!”

两个女生当即成为全场注目的对象,日生隆子脸庞像个皮球,华生韩霜身条挺得像个竹竿。洞井的语气十分和蔼:“你们两个同学克服误判,相互团结,那就是日中亲善的象征啊!”亲善!听到这甜蜜的词汇,韩霜不禁想起家中的老妈,老妈看着老爸的时候,语气总是这么亲善。韩霜也想亲善,首先亲善那个误判自己的肌肉男生。转头寻找,却只能找到隆子,隆子的眼睛正在透出无限的亲善。韩霜的心酥软了——我真的上了最好的学校……

郑文道也在择校。广东青年万里迢迢奔向东北,只因家父经营人参,非要儿子到产地就学,以免误判药材品质。郑文道从香港登船,明明是,却

被叫做“黄鱼”,无票搭乘不算人算鱼。在这艘丹麦货轮上,郑文道躲在舱底的锅炉房,没日没夜地抡大锹,往烈火中扔煤。尽管这工作又热又累,但郑文道心甘情愿,省下路费可以旅游啊。

上岸就被拦住,“黄鱼”被要求拿出护照。护照?郑文道这才知道,到大连就是出国——这中国领土早已被割让,现在是日本的“关东州”。郑文道一气之下放弃东北求学,再当“黄鱼”,回返中国领土。抵达上海,又得知,这里有一所待遇优厚的学校。来到这“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门口,郑文道的脚步迟疑了,这富丽堂皇的校门,怎么有些像那大连的日本建筑?

校门内游荡的男生,被校门内的女生注意到了。作为小地方来的小女生,韩霜处处留心,偷偷溜出校门,果然发现一个怪人:那家伙在街面转悠,双眼不离同文大楼。看着看着,韩霜就觉得这男生不是一般的男生,也许是个大人物。衣着俭朴,时间还有补丁,可那补丁不像补丁像装饰,精致。神情漠然,目不斜视,可那漠然中隐含冷峻,自负。这种男人,就是那法兰西小仲马笔下的落难公子吧?

这种男人我喜欢!韩霜上去搭讪,却看到有人已经抢先……“您好!鄙人中西功。我能为您做些什么?”郑文道也礼貌地拱手还礼,这位“钟先生”,国语比自己这个广东人还标准。韩霜看到那两人接头,早就觉得那落难公子像个日本人,果然得到证实。那两人神秘兮兮,谈些什么?

郑文道正要向钟先生打听这同文书院的情况,又看到一个女生向自己走来,热情洋溢。“中西桑!”女生用日语向学长致敬,而后又向郑文道深深鞠躬,日本式女子鞠躬礼。这二人原来是日本人?郑文道感到被欺之辱,转身就走。我才不上你日本学校!

对方的无礼,把致礼的韩霜窘在当地。